



縣委書記

田流著



縣 委 書 記

田 流 著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六 年 · 北 京

縣委書記

田流著

*

作家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〇五七號)

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

機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廠印刷

新華書店發行

*

書號：(427) 字數：98千

開本 81//×48// 1/32 印張 5 $\frac{13}{16}$ 插頁 2

一九五六年三月北京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三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數 00001—50000

定價 (6) 0.48元

封面插畫：沈榮祥

內 容 說 明

本書共收通訊報告十三篇。是作者最近幾年來訪問北滿草原和山西農村時所寫的真實記錄。這些通訊報告以比較具體、細緻、生動的描寫，反映了我國農村的深刻變化：過去是草原的地方，今天已經出現了國營農場，而在廣大的農村裏，由於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發展與擴大，已經逐步擺脫了貧困，人們快樂的生活着，緊張地勞動着，在黨的正確領導教育下，一步一步走上了社會主義的道路。

目 次

幸福的鄉村·····	1
草原上的拖拉機·····	8
田野上傳來了嘹亮的歌聲·····	15
訪問澤川水利農場·····	22
草原上幸福的生活·····	30
星火集體農莊在前進·····	38
縣委書記·····	45
一個很大的國營農場·····	74
星期日那天·····	81
太行一村·····	89
女青年團員——徐臘梅·····	112
姚鳳蘭·····	121
山中梨園·····	142

幸福的鄉村

不久前，我訪問了北滿草原上的農村。這是我第一次訪問北滿草原。從這村到那村，村村都有一個新鮮的名字：解放村、翻身村、民主村、富裕村……。一打听，原來這些新鮮的村名，都是實行土地改革時農民們自己起的。“如今村莊是自己的了，得給她起個咱自己的名字。”農民們說，在早先連村莊都是地主的：張家地主住在这村，這村就叫張家圍子；李家地主又把他住的村莊叫做李家屯。那時，農民們不光沒有自己的土地，沒有自己的房屋，連自己是那村人全說不上，不知道什麼時候，就會被地主拿棍子趕出去。住在村裏就像住店——連住店都不如，勞折了脊骨累彎了腰，一年到頭也得不到溫飽。解放了，翻身了，民主了，富裕起來了。農民們開始過着新生活，農村也便有了自己的新名字。

“我們從沒吃沒穿的奴隸，變成了富裕的新社會的主人。”黑龍江省農業勞動英雄王治儉，“七一”給毛主席報告生產的信裏這樣說。他和村裏其他九個人組織了一

个生產互助組，今年開了三十垧^①荒地。現在他這一組每个人平均种着十垧地。春天人民政府貸給他們一全套馬拉新農具，生產力提高了。今年的莊稼要作到五割（鋤草）五耩（培土），“保證每个勞動力收糧五十五石”（按標準糧——高粱計算，每石四百五十市斤）。他給毛主席的信上說：“爭取六十石”。老王是黑龍江省訥河縣國裕村人。早先，他村三百戶人家倒有二百二十三戶農民沒有土地和房屋，十四家地主就把土地佔去了一少半。一九四七年土地改革後，經過兩、三年的積極勞動，村子裏十家已有七家过上丰衣足食的中農生活了。這兩年村裏蓋了二十三間新房子，買了九十五匹馬、八十輛大車，開出一百二十多垧荒地。上年莊稼長的好，一垧地收了四石四斗八，比解放前產量最高的年份——一九四五年，一垧地多打了一石二斗六。也難怪如今國裕村人人都穿得整整齐齐的。去年一年他們村就買了三百八十多疋布，大人孩子都算上，一人平均二丈八尺多。就像李德明吧，早先成年給地主扛大活（作長工），窮的啥也沒有，一年到头“指身借糧”过日子；如今有了十垧多地，二馬一車，还娶了个好媳妇，樂樂和和的日子过的挺美。

人們都在这样說，土地改革後，“地气也变了”。誰

① 每垧三千六百方步，等於十五市畝。

說不是呢？就拿肇源縣農業村于長江住的四合屯說吧，一九四七年七十二垧地，收了一百七十九石糧，第二年還是那些地，却收了四百八十石；去年雖說遭了大旱災，“年景差老鼻子啦！”但還是收的比上年多，打了五百一十石。給地主扛了十二年長工的孫柏發對這事摸的最清楚。他說原先是給地主幹活，成年的拚死拚活，到頭來還是挨凍受餓，種地也就懶了性啦，剷苗時好的剷掉壞苗留着，鋤頭砸壞了樂得歇一會，莊稼怎麼會長得好？如今多收一顆自己多落一顆，誰全放滿勁的往前幹。

這次我去訪問該村是下午到的，因為走了一天路，很乏，早早地就睡下休息了。好像剛剛睡着，就被老子叫起來，說是吃早飯。看看錶才四點鐘，心裏雖奇怪，因為是初次來北滿農村，不知此地老百姓的生活習慣，只好起床。走在街上——冷清清不見一人，看看各家——也都靜悄悄關門閉戶。我當時想“人們都還睡着，老子却叫我吃早飯了。”幾次想問，幾次又憋回去了。兩天後才知道，原來老鄉們“黑古冬冬”的就吃罷早飯，天蒙蒙亮就下地了，前天還是專為照顧我，才讓我四點鐘吃早飯的。這裏的農民，不跟華北農民一樣，中午有“歇晌”的習慣。他們中午回家吃飯，吃罷飯馬上又下地去，再回來已經是下午八點鐘左右，天已漠漠黑了。我計算了一下此地農民的勞作時間，每天最少也有十六個鐘頭。為這事，我曾問過于長江同志，長此下去會不會影響健

康？他說：“過去地主逼着，那個苦比這還厲害呀！如今給自己幹，累點也沒啥，等光景更往上起一起再說吧，現在還不能鬆勁！”

解放了的農民，第一次勞動在自己的土地上，生產熱情是非常高漲的。他們貪早戀黑忘記疲勞的辛勤耕作，創造着自己的幸福生活。他們精心的侍弄着自己的土地，深耕細作；他們努力開荒擴大着耕地面積。因此農民們的糧食也一年比一年收穫的多起來。北安縣西勝利村一九四五年全村有一百九十六垧地，收了五百二十三石糧，去年擴大耕地面積到四百零三垧，產糧一千七百四十石，耕地增加了一倍多，糧食却增加了兩倍三。克山縣前年產糧六十八萬石，去年增到七十四萬石，今年更將增到八十四萬石。黑龍江全省土地改革那年，每垧地平均產糧一千五百斤，次年產一千八百斤，去年雖鬧旱災仍提高到二千斤。

東北人民政府為進一步提高農業生產，今年用很多的錢推廣新農具。走到田裏，到處可以看見鋤草機等改良農具在田野裏馳行。夏鋤中，已有四萬六千餘台改良農具出現在東北肥沃的田野裏，連春季用的改良農具，全東北已經推廣了六萬餘台。另外從蘇聯購買的三千台新式馬拉農具，一部分撥給各地公營農場，以便訓練技術培養幹部，打下明年大量推廣的基礎；一部分成套的（一套十三台，洋犁、播種機、鋤草機、收割機以至脫

粒机通統都有)，貸給了四十一个生產互助小組。數千年來爬在土地上用兩手耕作的農民，現在已經坐在洋犁上，隨心应手地調節着机器，自由愉快地駕駛着牛馬，省工又出活，農民們感到極大的兴奋。克山縣民利村楊顯亭互助組貸到一套新農具，不光開了三十垧荒地，還能作到五剷五耩（現在他們正為爭取六剷六耩而努力）。他們這組共十二戶人家，已經平均每戶有了八垧多地，每戶平均收穫六十一石糧食。每垧地的產量連新開的荒地在此內，今年要比常年產量（五石一斗）高百分之四十四，達到每垧產糧七石三斗八升多。他們使用新農具，心裏說不出的高興，不論誰一駕上新農具就不由的唱起來。他們說：“咱們今天才算和牛馬分開家了。”黑龍江全省，去年產糧一千四百六十餘萬石，已經是比前年增加了一百一十一萬石，而今年產量將達一千七百八十萬石，又比去年增加了三百二十萬石。

農民只要糧食收的多，一切就都變樣了。

過去農民入城來，總是悄悄的溜到破爛市，買點破衣爛裳估衣啥的，就又悄悄的回家了。去年秋收後，情況可大變啦！他們先到國家商店，又到市場，只要貨色好，一買就很多。因為當時國家商店主要的是黑白二色布，不能滿足農民的需要，農民們便給國家商店送了個綽號叫“黑白公司”。鬧的國家商店手忙腳亂，乾着急。這是農民們要買的一方面。農民要賣的一方面呢，情形

比这並不更好些。國家糧食公司原來計劃在克山縣收買四萬二千四百噸糧食，超過計劃五千四百五十五噸後，餘糧還是源源上市，為保護農民的利益，六月中旬又開始收購。原決定三個月收購一萬零七百五十噸，開始十天即已購入了二千餘噸。

究竟農民有多少餘糧要賣呢？農民的購買力，究竟已達到了何種高度呢？今年的事實，超過了任何經驗的估計。下面是民主村商品糧及購買力的調查。這個村莊是黑龍江省克山縣一個普通的村莊。說它“普通”，主要是因為這村不大也不算小，有一百六十九戶人家，七百一十九口人；不窮但也並不富，全村有八百七十四垧地，一百二十三匹馬，一百一十八頭牛和五十二輛車，每人平均一·二垧地，和全縣每人平均一·一三垧差不多；民主村的農民和其他村莊的農民一樣，覺悟一天比一天高，生產越來越積極，但它並不是最好的，更不是模範村。這樣一個“普通”的村莊，從去年秋後到今年五月末，已賣出餘糧二百一十三噸（每噸一千公斤合二千市斤），但據六月中旬調查，該村農民還有七、八十噸餘糧急於出售，就是說它共有二百八十噸的餘糧要投入市場。從去年秋後到現在，民主村已購買十六億元（東北幣，約合現在人民幣一萬六千元，下同。）的生活用品和生產資料，在秋前還要買三億七千萬元的物品。總計從去年秋收後第四季度到今年第三季度末一年內，民主

村要購買二十億元的物品——這當然並不是它的全部購買力，因為二百八十噸糧食的價格，和同時期已經收入的八億五千萬元的副業收入，總數遠比它購買物品的二十億元為多。

民主村農民購買力的飛躍上升，只是千百個村莊購買力飛躍上升的例子之一。克山縣農民今年需要出售的餘糧達三十九萬二千五百石（合八萬八千三百一十二噸）；需要出售的豬鬃、馬尾、各種皮張、雞蛋、肉類以及蔬等輕工業原料價值五百億元。兩項共合六千一百一十億元。這樣巨大的數字，都要買回他們所需要的生活用品和生產資料。該縣農民對於生產資料，特別是生產工具的需要數量是極大的。今年全縣要添一千七百七十輛大車，十二萬斤犁鏵。新式農具和改良農具今年剛試用，農民就大量爭購，僅夏鋤用的改良鋤草培土機，就購買了一千四百台，現在試用既已成功，明年必然大量購買。

從封建剝削的土地制度下解放了的農民，在短短的三年內，已經用辛勤的勞動開始創造出自己的富裕生活，已經開始對城市供應着大量的糧食與工業原料和要求的工業品。而這些，正開闢着祖國工業化的寬廣的道路。

草原上的拖拉机

北滿草原究竟有多大？不知道。反正从瀋陽乘火車北行，經四平入黑龍江省过齐齐哈尔一直到北安，或者过四平後东北行，馳过吉林全省跨过牡丹江直到佳木斯，火車總在漫漫的大草原上奔馳。有時，一个鐘头也看不見人煙。

七月，我乘坐哈尔滨——北安的火車向北馳行。列車員为着使乘客們在無际的草原上有个安適愉快的旅行，不時的播送着各种悅耳的唱片和歌曲：“东方紅”、“兄妹開荒”、苏联的“祖國進行曲”。那嘹亮的“我們祖國多麼遼闊廣大，她有無數田野和森林”的歌声，更使人胸怀開朗、心神愉快，嚮往着草原的明天：到处生長着肥碩的穀物，奔馳着無數的牛羊，兴建起新的城鎮与田莊。

經過一夜的奔馳，第二日清晨火車过通北縣車站後，忽然眼前呈現一片金黃。旅客們都拥挤到窗前，望着那麥的海洋，欢告着：“快到趙光車站了。看農場的小麥。”多麼丰茂的小麥啊！夏風輕輕吹过，才看得見正

在麥田中進行拔除異株工作的人羣。在麥田的遙遠的那邊，拖拉機正在草原上隆隆前進。奔馳着的火車停在通北機械農場一排排乳白色的、米黃色的房舍旁邊的趙光車站上。眾多的旅客們蜂擁下車，他們都是沿鐵路線的農民，到農場臨時參加夏鋤工作的。這種景象表明：草原在建設中，草原已變成良田，新的田莊也開始在草原上出現了。

偽滿時代，敵人曾在這裏設立過“開拓團訓練校”，企圖開墾這周圍的肥沃草原。因為都是從各地抓來的“勞工”，誰都用各種辦法抗拒着、拖延着、怠工和破壞着，沒幹出什麼名堂來。

“八一五”東北全部光復後，又接連經過了兩年解放戰爭。到一九四七年冬天，人民政府派周光亞同志來建立農場時，這地方早被破壞的要啥沒啥了：房子只剩下光禿禿的幾堵牆，沒了屋頂也沒有門窗；到處白雪茫茫，冰雪過膝，連個住的地方也沒有。過年時，周光亞等三個同志蹲在馬棚的糞土上吃了一頓餃子，送走了一九四七年的除夕，迎接了一九四八年。他們三人誰也沒有被困難嚇倒，首先在齊齊哈爾市招聘了十多名汽車司機，作為開拖拉機的“技術人員”；又在松江省呼蘭、雙城兩個中學裏招了五十多名青年學生，來農場“學開拖拉機”。可是那時還沒有拖拉機，這裏只有白雪、寒風、頹垣斷壁。他們到老遠的地方去割毛草，蓋起“風進雪

不入”的屋頂，又在深雪中尋找着敵人丟下的破農具，常常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扒開深雪、冰凍，才能找到一張犁，一片鏟——就是這也都是缺手沒腳安不到一起，不能用。但他們仍然堅持着、修建着、尋找着……。

四月，大地回春，雪慢慢的開始融化，快要開始春耕的時候，從蘇聯購買的拖拉機運來了。多麼漂亮的拖拉機啊！可是新的困難又來了：五十多名青年學生剛放下書本，那裏會開拖拉機？十多名老汽車司機要是在城市裏筆直的柏油馬路上開着汽車奔馳，右旋左轉，簡直是隨心应手，操縱自如，但在草原上駕起拖拉機開荒，却“隔着一路”。場長——這位拿着槍在華北戰場上同日本侵略者周旋了整整八年的老戰士，要叫他組織千百人的大進攻，保險狡猾的敵人一個也跑不了，現在這麼五、六十個人的“草原建設者”却使他手忙腳亂了。困難很多，需要一個一個去克服，三年來，他們也真的一一克服了。現在通北農場已經是一個規模宏大的機械化的國營農場了。

今年通北農場的播種面積已達三萬畝。那繁茂的一萬一千畝麥子已高過胸際；一萬五千多畝大豆，像養育得極好的孩子，棵棵肥頭大耳；近四千畝其他穀物也生長得很好。現在通北農場除本場外，已建立起十個作業站和一個分場，一個五百畝的作物試驗區。全場已擁有斯大林號拖拉機三十二台，共一千七百馬力，福特、

法尔毛等拖拉机十六台，康拜因机（联合收割机）二十台，二十四行播种机二十台，其他如圆盘耙、收割机、脱穀机等農具机三百餘台，还建立起自己的農具修理工場。三年中已培养出二百餘名新的拖拉机手，其中有四十名优秀的駕駛員已掌握起駕駛和修理的全部知識和技術，近百名已成为熟練的駕駛手。今年春天招收的六十多名新學員，在七月份開荒中，也能單獨開車、搖犁了。

周場長領我到二十里以外的作業所去參觀。那裏有三個拖拉机中隊正在開“伏荒”，他們要利用春耕到麥收的空隙時間開七萬畝荒地，從六月一日開始到七月十日已完成六萬三千畝，再過三、四天就要全部完成任務了。路上，周場長告訴我：今年春天招收的六十多名學員中有十六位女學員。她們和男學員一樣，也被分配在各個拖拉机上實際學習，在春耕、夏鋤的短短四、五個月中，已都學會駕駛了。現在，她們正和男學員在一起開拓着夏日的草原。

遠遠的草原上，搭起一排排的帳篷，這是拖拉机隊員們的臨時住所。在開荒的時候，他們為了節省往返的時間和燃料，各個拖拉机隊都帶着帳篷住宿在草原上。我去參觀的時候，許多人正在睡覺——為着麥收前完成七萬畝的開荒任務，他們分日夜兩班連續工作，現在正是夜班休息的時候。只有一個女同志躺在旁邊的那

个小帳篷裏看書。她見了我們，就笑着嚷起來：“場長，你看醫生多不好啊，硬不叫人家下地。”她正在出水豆，手臂上还有不少斑痕。場長告訴我她叫劉瑛，今年才十六歲，北京第三女中的學生。因為被新中國第一個女拖拉機手梁軍的英雄事蹟所鼓舞，今年春天和另一位女同學來農場學開拖拉機。簡直看不出她是一個“女學生”了，雖然她正在生病，那紅黑健康的臉孔，那赤裸着的雙足和一對矯健渾圓的小腿，完全是個樸素健康的農村姑娘。我問她現在的生活比學校裏怎樣？她笑起來，臉紅得像一朵花：“學校好——這裏更好。”因為她年歲小，愛說愛笑愛唱歌，人們都叫她小劉。她興奮地說：“你看，我們屋子裏都長着各種各樣的花草，門口前面就是無邊的大草原。我們一走過去，草原立時就變成了良田……。”

草原上二十餘台拖拉機正在隆隆前進。女拖拉機手和男拖拉機手們一樣，有的駕駛着鋼鐵的馬馳行，有的熟練的搖着耕犁。翠綠的草原像波浪似的滾滾翻轉；那褐色的沃土第一次見到了陽光，放散着新鮮的土香。轉眼間那綠色的大草原就變成了整齊齊一塊塊長方形的良田。

兩年前，當拖拉機第一次出現在這遼闊的原野上的時候，轟動了整個草原。農民們從很遠的地方來看看這“火犁”。他們撫摸着拖拉機，歡呼着跟着拖拉機跑，計